

余經營書業至四十年。凡草創計劃。擴充其業。不

自任之。其間丁艱辛。值國難。百度蕭條。頻於窮蹙。貧困

力瘁而不得一出路者。蓋數數也。然於無可如何之際。

每憶幼時所讀四書中一二語。以自勵。動心忍性。惟求

義之當然。以期勿負對人對己對社會之初心。以為聖

賢著書立說。為萬古綱常。豈欺我哉。而其後亦往往得

即於坦途。今年五十五矣。重理舊經。禮聘同邑王繼塵

先生。詳為講授。先生研究經學。年多創見。吾儕賢者。不

憚勞倦。往往積年翳障。為之一開。目前

反悔幼時讀四書之隨口滑過。為可惜也。幼少之時。

志未定。經事未多。不知此中意味。今於更事數十年。

重新溫習。如遇老師宿儒。雖別離久矣。而聲音面貌。猶

廣解四書類本序

善然理

實至理，雖反對胡氏者，不能反對此說也。故近頃以來，諸作家已多參用此法矣。至白話不能及文言之處，姑舉一例於此，如：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子大學章句

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水滸傳

一『者』字，一『也』字，用在此等地方，決非白話所能更易。更易之必反至纏夾嘖嘖而不能如此明白清楚也。夫水滸傳爲今日語體文之祖，而於此不能不用『者』『也』二字，且出於粗魯之武松，其故可知已。本書以使讀者容易領解爲主，故於此等處，祇求明白易解，不一定固執文言或白話也。

編述方坡，忽於報端見孔祥熙氏所作孔子日常生活與禮義廉恥之詮釋一文，根據論語將孔子言行爲詳密精博之表解。末附孔門各學派之分衍表，亦足見孔子之大。茲特冠諸卷首，使本書讀者，得此參證，益易明瞭。

孔子日常生活與禮義廉恥之詮釋

孔祥熙

中國自漢以來，尊崇孔子，舉凡國家政治經濟之設施，人民思想生活之軌範，無一不以孔子之道為準。民族生命繼續延長，東方文化發揚光大，二千餘年，莫敢或廢。慨自海禁大開，歐風東漸，國人突失自信，安危之見解殊途，取舍之觀念不一，醉心近代學說者，每多好奇立異，甚至倡為推翻孔道之論，根本既搖，世風漸下，憂時先覺，豈焉傷之祥熙，忝為先聖子孫，又習聞先總理恢復固有道德以救中國之說，當此民族衰危，亟圖振救之時，原欲於退食餘閒，就管見所及，將先聖之思想言行，發為論著，而以論語為中心，恭逢先聖誕辰，故敢先以先聖日常生活之遺規，與其關於禮義廉恥之遺訓，製為表解。雖時代不同，先聖之所言所行，未必一可以模倣；然全國同胞，儻能師其嚴格而有規律之精神，則社會之生活習慣，自當為之一變，而後國家興復事業之任，乃得以共同努力。此祥熙之微意也。其一曰：先聖日常生活，分物質、精神、談話三者。物質則飲食居行，已足以樹新生活之標準。精神則有奮鬥、中和、快樂、安慰、親愛、謙勉、敬謹、通達之著。談話則有雅言、罕言、不語之分。儀型所垂，萬流是式。其二曰：先聖論禮義廉恥，論語中有禮字，無理字，蓋聖人納民於軌物之中，原不欲空談性理，是故禮也者，履也，（見白虎通）所以使人共履行之者也。（見爾雅注）今為揭其綱領，區其條目。義者宜也，（見釋名）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論語於處境取財、接物、制事、發言、事君、使民，示義路以共由，俾民彝之有則。廉者，斂也，（見釋名）自檢斂也，引伸為立行清潔，（本蘇輿說見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所引）能自攝斂之稱。論語中一廉字，古之矜也，廉，初非廉潔之訓，唯公綽之不欲，先儒以廉字釋之。夫養廉之儉，臨財之道，崇廉之效，與夫義利之辨，抑何其深切著明也。恥之為字，（見六書總要）從耳從心，蓋取聞過自愧之意。凡人心慙，則耳熱面赤，是其驗也。中庸知恥近乎勇，王船山謂恥易而知難，（見船山遺書俟解）恥必知擇而後可謂有恥。今觀論語中諄諄於恥之為教，故列舉行己與人、化民、交鄰四大端，以明所擇。未附以孔各學派之術，并各加說明，冀與邦人君子之崇孔學，談國是者，共商榷焉。

物質

食

淡泊 疏食飲水。

食不厭精，膾不服細。(註)

清潔 色惡不食……

節制 不多食，酒不及亂。

謹慎 饋藥不食。

養氣 食不語。

色 正 不以紺黼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稱 黼衣羔裘……

暑 絺綌。

寒 裘。

衣

式 長 裘裘。 履衣。

短 右袂。

弔 不以羔裘玄冠。

齊 必有明衣布。

事 朝 吉月朝服而朝。

朝 僮 朝服。 鄉人僮，朝服而立於阼階。

疾 疾，君視之，加朝服，拖納。

簡樸 (註) 古君子之居無求安。

稱 稱禹之卑宮室。

稱 稱衛公子荆善居室之苟合，苟完，苟美。

居 整齊 席不正不坐。

清潔 於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彫擗，及鬪黨童子將命，可以規見，不用，樊遲御。

(淡泊註) 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國語韋昭注：

「厭，極也。」按孔子自言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且極稱顏子之

簞食瓢飲，與匪之非飲食。又言士恥惡衣惡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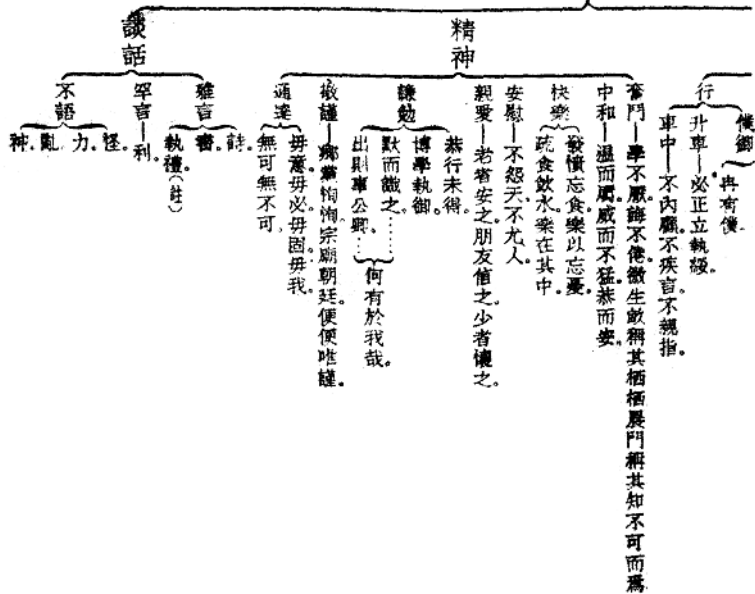
爲未足繼。此處自以削食不極

精，膾不極細爲合，劉氏之說是

(簡樸註) 徐運軒孔子生活：

「孔子的居住怎樣，論語鄉黨篇內並無記載。」

孔子之日常生



就是他篇及許
變關係記載論
述孔子的書也
是不傳。按孔
子本言行相親
之人，今由其所
稱，可以推定其
所住。

(執禮註)愈正
樂矣已存稿
「詩書博引禮
則必以其人其
時所當執言之
與父言慈與子
言孝、與君言
禮也。」

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義——君子義以為質。

忠信——聖論之功成於忠，忠信之質成於禮。

儉——與者儉，儉以答林放問禮之本。

和——禮之用，和為貴。

敬——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言不讓以禮子路。

以博讓為國乎何有。

由博學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因事而問——入大廟，每事問，是禮也。

麻屨——從純衣，儉。

拜下——不從拜上之委。

從野人之光進。

視。

聽。

動。

克己——非禮勿。

事親。

生——事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使臣註）教。

禮。禮。禮。禮。

專。號。揚。衛。昌。曰。

「君臣」二字，特

首領與佐助之

代名詞，故君臣

之名可改，君臣

之實仍在，拜上

拜下，儀文不必

同，而佐助對於

首領，必有相當

之敬禮則同。

陳禮東萊讀書

記云：論語言禮

者凡四十餘章，

自視聽言動與

凡事親弟子事

君使臣，使民為

國莫不以禮，其

所以為禮者，三

敬，曰：讓，曰：約，曰

節，曰：文之。其

本在儉，其用在

和，而先之以仁

之守，義之質，學

之博，先進後進

之博，先進後進

之博，先進後進

禮

條目

事師——並行——失弟子之禮。

三愆——失侍坐之禮。

率爾——失應對之禮。

誨人——雅言——執禮。

立於禮。

雖少必作。

齊衰者

見冕衣裳者

之禮。

與人——恭而有禮——過之必趨。

變色而作——對盛饗之禮。

爽俟——失禮。

居鄉——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鄉人飲酒，杖者出，新出。

鄉人健朝服而立於阼階。

非公事，不至官署。

為國——以禮。

拜下。

事君——盡禮。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使臣——以禮。

上好禮，則民易使。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服。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動之不以禮，未善。

無禮之弊

恭而無禮則勞。

慎而無禮則怠。

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

不同，則從先進。

禮雖廢而猶愛

之，夏禮不足

徵，而猶能言之。

「射不主皮」

之語，則述備禮

之文也。禮一

篇，則皆禮記之

類也。論語之言

禮，至博至精，探

索之而禮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

也，以其小者觀

之，如趨過者，子

見父之禮，沐浴

者，臣朝君之禮。

行東備者，弟子

初見師之禮，非

公事不至者，士

見長官之禮。

三愆者，侍坐之

失禮，居於位與

先生並者，童子

之失禮，小者如

此，大者可知也。

義 (註)

處境——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取財——義然後取，見得思義。
 接物——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制事——見義不為無勇，君子以義為上。
 發言——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事君——君子之仕行其義。
 使民——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不欲 (廉)

養廉之道——儉。
 儉——審固以矯奢，則不遜之弊。
 神星以從衆之儉。
 審儉以答禮本之問。
 思義以示見利之則。
 多慾以垂放利之戒。
 臨財之道——從好以示富之不可求。

衣——不恥衣敝緇袍以獎子路。
 士恥惡衣惡食之不足與議。
 食——無求餉。——疏食飲水之樂。
 稱顏子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
 居——無求安。——稱衛公子荆之苟合。
 苟完苟美。

稱大 禹之 惡衣 服菲 飲食 卑宮 室。

〔義註〕黃以周《經訓》：「我」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比者也。」樂記：「義以正之。」表記：「義者，天下之歸也。」賈子曰：「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悖。」案義者，宜也，心能裁斷其是非而措之得宜也。曰正，曰制，謂義之能裁斷也。此義之正語也。《禮記·檀弓》：「稱謂，須先明禮義與禮之界限禮也者，施於一定之名，或一定之事之規範者也。但人事變幻紛紜，有流動之體，不能加以定名者，有變幻之事，不可加以定名者，有些未定之事，不能加以定名者，此種事實，非禮所

恥(註)

不義之富貴視如浮雲。不以其道得之富貴不取。

崇廉之效——弭盜。——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告季康子)

標準人物——孟公綽。

喻義——君子。喻利——小人。

行己——有恥

勵志——志於道，不恥惡衣惡食。

慎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註)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

立身——貧賤，恥。

富貴，恥。

恭近於禮，遠恥辱。

與人——巧言令色足恭。為孔子與左丘明所恥。

匿怨而友其人。

化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交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能統轄不能不倡一義字，以為此等事務之準則；故禮為守常，義為處變，此禮與義之分也。

(恥註) 王夫之之條解：

『學易而好難，行易而力難，恥易而知難，學之不好，行之不力，皆謂知恥而恥其所不恥者，亂之也。故恥於操操，而後可謂之有恥。』

(立身註) 顏元四書正

義『邦有道，不能致君，薄民，至治唐虞，而使食穀，使邦無道，無以濟難扶危，保安社稷，而使食穀，是保可恥也。』按處有禮之時，不能共襄邦治，而或隱逸以鳴高，當無禮之時，又不能同奏撥亂之勳，而徒貪一時之富貴，則其恥正同。

孔門各學派之分衍

傳道一派

顏子高潔前發數語，最能狀道，其處境亦相忘於貧賤之遺，故論語一書，於顏子獨無貶辭。蓋所以推許之者，至也。不幸短命，曾子乃以魯得一貫之傳，而因釋之以忠恕，於是宋儒之言道學者，由子思孟子以溯源於曾子。（本陳玉樹說，見所著卜子年譜序。）而曾子遂為道學之大宗，此派之在中國，以宋明為極盛。（本沈德潛說，見所撰與公祠堂記）

傳禮一派

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禮記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饋禮喪儀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為重輕，是故子游者禮學之專門也。（本邵銘辰說，見所著禮經通論。）又其人深知禮意而不滯於迹。（本黃以周說，見所著徵季文說。）北史儒林傳所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者，蓋自昔而已然也。

傳經一派

商鞅傳易，陸贄傳書，潘岳傳士喪禮，而子夏兼通衆經。（本朱彝尊說，見所撰卜子祠堂記）故儒備之言經學者，必由樹毛公較而溯源於子夏。（本陳玉樹說，見所著卜子年譜序。）在聖門中，曾子為道學之大宗，後世宋學之祖，子夏實為經學之大宗，後世漢學之祖。

傳史一派

司馬遷史記，其首篇五帝本紀，稱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是宰我實為傳史之儒。（本馮靈綱說，見所著宰子年譜）而其書不傳，今大戴禮及家語所載，皆後人之偽託也。

足兵一派

孔子稱「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又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於軍國民教育，蓋三致意焉。及門中獨許子路有治賦之才，而子路亦自稱「以千乘之國，攝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固之以饑饉，而能使民有勇知方。」振士氣而固國，固非斯人莫屬也。

足食一派

冉有以可使足民自期，孔子特告以均無貧，和無怨，安無傾，數語，可以見孔門之民生主義。春秋最重邦交，言語一科，行人之所宜習，子貢善為辭命，而其問士，孔子告以有恥與不辱，此固行己與交鄰之要道也。

從橫一派

孔子嘗以正名告子路於宰我戰栗之對，既實其名與義之相連，而「駭不駭」之嘆，又致憤於名與實之不合。至堅不礪白不緇，四語尤為精於堅白之說。戰國時有趙人公孫龍者（張守節史記正義，司馬遷史記索隱）皆以為孔子弟子，宋王應麟已辨其非。遂以談堅白者於世，自遺棄矣。此術亦不復聞矣。

聖白一派

論語次章，即有子孝弟之言，皆書率友傳序，歷會閭閻，是有子為提倡者，曾聞則此派之典型人物。定子聽巫馬期之宰單父，任人任力，循績彰聞，而子路治蒲，子羔治成，子游之始武城，以及仲弓敬簡之

循良一派

言，與孔子答諸賢之問政，類而述之，亦百世之治譜也。

游俠一派
轉非子顯學，蘇稱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漢離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羞於歐，行直則怒於諸侯。
（本樂啓超說，見所著中國之武士道）按此正後世游俠之祖，孔門必有此一派，然後漢離氏乃得衍其傳。

貨殖一派
孔子謂：『賜不受命而貨殖，億則屢中。』本無貶辭。太史公貨殖列傳至稱：『子貢麻者，富於曹魯之間，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後儒妄加推抑，此派極不撓，至今日始有以儒生操商賈之業，則時爲之也。

獨行一派
大史公稱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是此派亦傳之最久。孔門弟子，居常澹掃，出爲僕御，而由子路與巫馬期負薪之事觀之，（見韓詩外傳）固心力兼勞者也。

並耕一派
樊遲請學稼圃，蓋即許行並耕之說。（本毛奇齡說，見所著四書講義）夫子告以好種義，則用大學稼圃則用，小人云者，即留稼圃之人之稱也。

小康一派
此春秋沒亂世升平世之義，其時夷狄侵擾，故孔子稱齊桓晉仲之功，深被髮左衽之懼，以晉仲能攘夷狄，救中國，特大其賜，贊其仁，子路子貢洵程聞之者也。而一則有行軍之備，一則成存倉之功，均衛道之干城矣。

大同一派
此春秋太平世之義，天下歸仁，以示顏子。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子路實受其說，子貢才高意廣，夫子告之亦曰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爲仁矣。子張亦傳大同之學。

射御兼一派
孔子類言射，其自審射御之何執，而顧執御故門弟子皆射御兼習之人。定公八年，陽川之役，顏高弓大鈞，而孔子去衛適陳，過匡，皆顏高爲僕，此兼習射御之實足弟子也。若在今日，則無不精於射御，熟於駕馭，或且進爲航空之演習矣。

天人相與一派
孔子類言天命，流風所衍，遂有天人相與之學說。出因附會之於易與書之洪範，以及春秋漢儒董子（本樂啓超說，見所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暨他今文家，皆此派也。

傳道一派
宋學之所祖，傳經一派，漢學之所祖，傳禮一派，屬於傳經。天人相與一派，又附於傳道。傳經二派之中，於是中國過去二千餘年之學術思想，恆以此二派爲兩大主潮。其是否孔學之真，尙屬疑問。昔者（詳四書正義）顏習齋氏嘗欲推陷而譴清之矣，至孔子以子路之池歎，而告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因冉有之足民，而語以均無異和無黨，因子貢爲使於四方之才，於其問士，先之以有於不辭，精義所存，邦本攸賴，若歸仁既示顏淵，攘夷仍思管仲，大同之與小康，固並行而不悖也。諸生擅復御之長，如樊遲御冉有僕之類，博學審射御之執，志道之與游藝，並並力以兼習也。而孝友履長，游俠貨殖，獨行並耕，與夫正名之學，莫不駁陷於此時。後之人，因時制宜，實事求是，要不可以前此道學（宋學家）儒林（漢學家）各自以爲孔子之學之真，而有「道統」「學統」之觀念也。

孔子事略

論語記載孔子言語，及平時態度。至孔子之出處事蹟，則未詳。使讀論語者，不知孔子是怎樣一個人，又未知孔子時代，是怎樣的情形，此未免使人生茫無頭緒之感。今以史記孔子世家為主，採述孔子一生之事蹟，並孔子以前的歷史，及孔子當時的大概情形，述為此篇，以供讀論語者之參考。



(一) 孔子以前的中國歷史

孔子所纂定的尚書於上古事蹟起自唐堯。即論語中所稱之古帝王亦始於唐堯。蓋因唐堯以前，尚屬野蠻社會，無文化可紀故也。漢司馬遷作史記，雖始於黃帝，然遷自己亦言，「其言不稽，則不述孔子以前中國歷史，亦從唐堯說起。

唐堯以前，固無文化可紀，就是唐堯時代，亦尚是許多部落。各部落奉一酋長，後遂衍成國家。唐堯所部，不過為各部落中最大的部落。其小部落，都隨此大部落之行動而為行動。此大部落之首領，因施行刑權政治之故，遂稱為天子，其餘小部落的首領，則稱為諸侯。此最初的歷史情形也。

唐堯之時，適中國發生大水災，人民蕩析離居，不能安穩過日，唐堯訪問民間，有個名舜的，甚有才能，而且是個孝子，唐堯遂以天子之位讓之於舜。

在唐堯時，因大水為災，會命一個名鯀的，救治水災。鯀治水災，經營了九年，仍舊沒有功效。到了舜的時候，把鯀治了罪，却使鯀的兒子名禹的出來治水。禹因研究鯀治水失敗的原因，知道水性是向下的，鯀的治水，是見水來了，用木石泥土去堵塞牠，——所以尚書稱鯀理洪水。——但水勢一猛，所堵塞的木石泥土，就被沖壞，所以九年沒有功效。禹乃改變方法，向下疏掘，在平地開了小河，使水流入大河。大河有淤塞的地方，把

淤塞的土石去掉，加以疏濬，使水流入於海。這樣一來，水災就漸漸減輕。禹足足辛苦了十三年，才把水災完全消滅。他所疏導的幾道大河，就是北方的河濟，南方的江淮。

禹既消滅水災，又定了任土作貢的方法，這就是現在的徵收錢糧的起原。後來舜年紀老了，把天子之位讓給禹。禹因為治水有功，使百姓都得安居樂業，百姓因此都愛戴禹。禹死之後，百姓尊奉禹之子名啓的，做了天子，是為夏朝。

古史所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所稱的萬國，固然未必一定有一萬國，但八九千，是可以有的。何以呢？因為那時候的部落，大的不過如現在的一縣，小的不過一村，只要這地方有一個首領——會長，就算是一個國家了。這是夏禹王時候的情形。

自禹把天子之位，傳於子啓，遂沿為定例，一共傳了十七代。天子名桀，暴虐百姓，人皆離心，於是諸侯中有個名湯的，會合三千國諸侯，與兵伐夏，捉了桀，把他放在鳴條地方，湯就自己登了天子之位，國號曰商。

湯為天子，傳了幾代以後，因為遷到殷的地方，國又改號為殷。到了第三十代，天子名紂，也同桀一樣暴虐，於是諸侯中有個姓姬名發的，在孟津地方，會了八百個諸侯，共同伐紂，紂自焚死。姬發登了天子之位，國號曰周。姬發死後，諡曰武王。

當武王滅紂登天子位以後，就大封同姓及功臣為諸侯，使與土著的

舊會長部落，錯雜而居，壓服以前的小部落，所以周朝初年，勢力極大，各地方諸侯，無不聽從周朝的命令，而中國歷史，遂發生一個大變動，從前的部落會長，到此時，都變為諸侯了。

諸侯的等級，有五種，就是公、侯、伯、子、男。公國、侯國，地方百里，以次遞減，到子、男等國，地方只有七十里、五十里了。不足五十里的，不能直達天子，只能附在大國下面，稱為「附庸」。此乃周初封建時情形也。

周朝的京城，初在關中，——即今之陝西。後來傳到幽王，被西方的夷人名犬戎者所殺，太子名宜臼繼位，是為平王。平王以西京偏近犬戎，遂遷都洛陽，——即今河南洛陽，是為東周。

在武王伐紂時，號稱諸侯者，尚有八百國。自周封同姓及功臣為諸侯，於是舊有的部落，因勢力不敵，遂逐漸被周所封的諸侯所併吞。到平王東遷以後，國名之見於古籍者，僅數十而已。而此數十國中，擅會盟征伐之權者，又只有十二國。十二國者：一曰魯，二曰齊，三曰晉，四曰秦，五曰楚，六曰宋，七曰衛，八曰陳，九曰蔡，十曰曹，十一曰鄭，十二曰燕。又在東南不與聞中原時事者，曰吳，曰越。此外小國，均隨諸大國之後，無甚權力者也。而十二國中，尤以齊、晉、秦、楚為最強大，時時為土地權利而戰爭。孔子所修的春秋，即記載此種情事，因之此時代，遂名為「春秋時代」。此孔子以前之大概情形也。

孔子，名丘，字仲尼。祖先本爲宋人，後遷於魯國。父曰叔梁紇，母顏氏。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孔子生於魯國昌平鄉陬邑。孔子生而叔梁紇卽死。然孔子性好禮，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未幾，母亦死，故孔子少時，備極孤苦云。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將死，告其子懿子曰：「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歿，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向孔子學禮焉。

孔子因貧賤之故，嘗爲魯國的季氏管會計之事，又管畜牧牛羊之事，均得法，由是遂爲司空之官。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車一乘，馬兩匹，童子一人，遂至周，問禮於老子，及返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三) 孔子的外交手腕

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得罪於魯昭公，昭公率帥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敗，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齊景公頗思用孔子，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去齊返魯。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初欲往，後不果行。其後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又爲大司寇（按一說，孔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未爲大司寇。）定公十年，與齊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謂定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

者，必有文備。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及會，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旆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孔子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此孔子之外交手腕，而其進退必於禮，勇往直前，毫無懼怯者，則深於義也。

(四) 孔子的政治設施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按會夾谷時，已云攝相事，此又云攝相事，意者，前係會時臨時之攝相，至會罷而攝亦止。此攝相事，則治理內政也。）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三月，賣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道，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